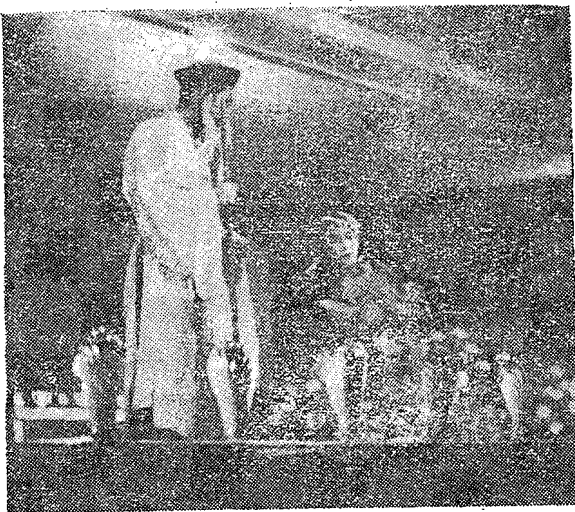


憶級友程威廉同學

葉佩蘭

本年七月八日，清濤由臺北到波士頓探視女兒，於是我們全家都為接待他，陪他旅遊而忙起來，東跑西跑，沒能够在固定的住處停下來，因此在美的同學朋友們，也暫時失去了聯繫。七月十六日由女婿開車去華府，到達時已深夜，我們住在乾女兒方憚、乾女婿陳士豪家（方憚是方重學長的四女公子，小名小四）。小四告訴我級友程威廉兄故世惡耗，簡直是青天霹靂。第二天十七日一早，我打電話給裴秦華和張蒙德，沒有人應話，晚上自七時繼續叫電話，叫通時已夜深，才知道他倆去紐約參加威廉葬禮回來，令我無限悔恨，假如十六號當晚與秦華通了電話，必能趕着回紐約參與威廉的追悼會和葬禮，我竟沒有緣份和威廉作最後一次的會面。秦華告訴我，級友孫琇瑩由倫敦趕到紐約來參加威廉的葬禮，而我近在咫尺，却失去和他作最後一次見面機會。

威廉是我級（民廿七級）的小弟弟，我們民國廿三年考入徐家匯母校，廿四年春天，江南八大學舉行國語演講比賽，我級各級推派代表參加



全校的選拔賽，大一的代表程威廉當選。那時的他，祇有十六歲，嗓音未變，一套深藏青中山裝，瘦瘦小小的身材，口齒清楚，國語發音準確，態度大方，結果我校在江南八大學國語演講賽中奪得錦標歸，我們大一全體均沾了他的光榮。當時據聞在比賽之時，有人問臺上演講的是那所中學的小囡？回答是：「人家是大學生，而且是最難考進去的交通大學的學生」，於是程威廉的外號遂以「小囡」為名。他擅長平劇，唱青衣花旦，大三時，演出蘇三起解，我級女同學都送花籃捧場，演出的照片，另請清濤在臺北家中找出一併送刊。（見附圖）

廿六年暑假對日抗戰開始，八月初的某日，我正在上海兩路局會計處統計課實習（交大校規，大三修畢暑期派赴各鐵路或工廠實習，是謂短期實習）。那時該局的主任秘書是級友樊祥雲的令叔樊守黎先生，他老人家見我興致勃勃地去上班，囑工友叫我去，告以時局緊張，問我原籍何處，叮囑趕快離開上海，以策安全。並告以統計課有一高麗小姐打孔頁，怕她是日本間諜，這項時局緊張消息，應該秘密不讓她知道。於是我陪着長輩買船票回江西家鄉。八月十一日上船，十二日開船，行至江陰，被阻在封鎖線外，在封鎖線外漂了兩日兩夜，可以清晰地聽到上海的炮聲，最後總算交涉得了結果，由領港人把船帶入封鎖口，回到江西。十月間我又搭浙贛路到杭州，擬返滬完成大四學業，豈知正值日軍在金山衛登陸，開始嚐到單獨逃難的滋味。沒有去成上海，却到了武漢，得和胞弟自儀（交大廿八級電機系，當時借讀武大），堂弟自侗（武大物理系），堂弟自偉（武大機械系）聚首。豈知武漢又告急，我們相約去萍鄉看看故鄉，（葉家原籍浙江紹興，以長毛造反逃至江西，為二伯父科舉考試，先祖母兒女衆多，七兒二女，沒錢給二伯父作盤川去紹興參加考試，於是入江西萍鄉籍，二伯父在清末宣統年間中進士，點翰林，民國初年又是日本留學生）我們幾人，除自偉外，都未曾去過萍鄉大玩一通，回到江西泰和家中，已是臘盡農年之時。

廿七春，有平院管理系於二十六年暑期同在兩路實習的同學，來信約

敬悼 威廉學兄

陳 玉 書

我去湖南湘潭交大唐山工學院附北平管理學院入學，正好堂姊佩珍嫁湘潭蕭家，先父答應我去湘潭入學，因有姐姐照顧可以放心。四月一日開學不久，爲避日軍空襲，學校搬到湘鄉的楊家灘。搬妥不久，忽接威廉來信，他患傷寒初愈，誤了去上海入學機會，希望趕至楊家灘完成大四學業，以免耽擱一年，我馬上代他去註冊處登記，並快函告以速來入學。已到報到快要截止時，他還未趕到。我代他去報到，說他因病晚到，註冊處對大四的學生特別客氣些，很順利地替他辦妥手續。威廉坐轎子到校時，瘦得皮包骨頭，他康復迅速，學業成績極佳。當時的管四，由滬校轉來的只我們二人，他功課好，我玩得起勁兒，舉凡排球、籃球、歌唱（抗戰歌詠隊隊員）、話劇，一律參加。威廉有困擾之事時，視我爲姊，常來向我討論教，我也大言不慚，代爲分析結論一番。威廉爲人，純潔真誠，聰明謙虛，是個堂堂正正的好人。

廿七年十月廿日畢業，我們同被劉教授鼎新點中，入湘桂路車務課作實習生。威廉以寡母遠在昆明，而且有血壓高的疾病，乃改入東南運輸處，去昆明就職。廿八年初，我送他上大卡車，自湖南衡陽赴昆明。一別十餘年，歷經抗戰、勝利而至戡亂，大家轉徙各地，音訊隔絕。四十三年四月上旬，他首次由美返臺參加招商局業務會議，才再見到他。那時他尚係單身，正籌備與婉貞婚禮事宜，我陪他去選衣料，請裁縫。他因酷嗜平劇，正值招商局借鐵路局舉行晚會唱平劇，他演出遊龍戲鳳一劇中的李鳳姐，居然踩了躑，輕盈活潑，一句一韻，臺下觀眾，大呼外國李鳳姐不同凡響。嗣後他每次返國述職，都有聚會。

歲月悠悠，幾多歡樂幾多愁，程府大小姐已大學畢業，少爺也大學四年級了，正在擔子輕下來，可以過過輕鬆舒服日子時候，他却患了心臟病，且不幸竟先我們而去，我們級中「小囡」，未滿六十歲，就與世長辭矣！嗚呼，威廉，你這一輩子於家於國於手足於朋友，都盡够了你的一份，應是俯仰無愧，可以安息於地下，祇是戲癮太大，疏忽了自身的健康，過早離開了婉貞，她還年青，就失去了你，實在太遺憾了！我們的級友，以及凡和你熟識的朋友，對你都同聲一哭，我們內心深處，都懷有一種深刻而痛苦的感覺：好人未能長壽！

生老病死乃人生旅途中心經之過程，然威廉學兄正值壯年有爲，而遽爲病魔所噬，誠令人痛惜與悲傷也。

四十年前在重慶初識威廉兄，由于志同道合日後遂成莫逆之交。抗日勝利，復員滬上，任職招商局業務處，筆者爲該局顧問，且先嚴亦係海上票友，喜愛皮簧，而威廉兄爲菊壇名票，擅工刀馬旦，彼此興趣相投，又進一步與先嚴結爲忘年知己，故交往更形密切矣。

民國廿七年七月，威廉兄畢業平院運管系，在後方從事戰時公路運輸之艱鉅任務，至民卅四年以中美租借法案公費來美實習運輸，民卅五年進入加拿大渥太華大學，專攻運輸管理，獲碩士學位。民四十一年秋入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博士班研究，孜孜孜孜向學力求上進之奮發精神，令吾人欽佩不已，時筆者服務新澤西州伯利恆船廠，時相往還。

威廉兄服務公職幾達四十年之久，勤奮從公，堅守崗位，廉潔自勵，實一標準而優秀之公務員。始則於抗戰期間獻身西南軍運，民國四十一年六月進招商局駐美代表處，主持業務大計，頗多興革與建樹。四十三年力關中美定期航線，首倡國貨國輪承運之議，結束臺灣出口貨物航運完全由外輪瓜分獨佔之局面。威廉兄此一傑作爲祖國爭取無法估計之利益和聲譽，間接激勵祖國航業發展，功莫大焉。

母校電子研究所之成立，以及交大復校運動，威廉兄在海外均扮演極重要角色，領導雅集平劇社義演，籌募復校基金，奔走效勞，出錢出力，從不後人。其任勞任怨，誠懇待人之樸實作風，尤令人心儀，而永懷不忘。生前並經中華書局遴選爲自由中國名人錄候選人。威廉兄實當之無愧，亦母校之光榮。

今值威廉兄辭世百日忌辰，恭撰此文以爲悼念。

1978年10月21日于紐約